

帝台娇

完结篇

【下册】

纳兰初晴◎著

他是王朝最精明睿智、
冷血狠辣的少年天子，
削藩夺位，皇权在握。
她是隋唐最神秘传奇、惊才绝艳的长公主，
平定内乱，扶持幼帝。

他要统一天下，她要保家卫国。
他寻遍天下要将她杀之而后快，
她却在他的后宫步步高升，宠冠六宫。
终有一日，当她隐秘的身份被揭开，
他是否爱她如初？

亿万粉丝翘首期盼，
纳兰初晴最新古典言情力作
《帝台娇》大结局！
看一出腹黑帝后相爱相杀的宫廷传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帝台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台娇：完结篇 / 纳兰初晴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29-08858-3

I. ①帝…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591号

帝台娇（完结篇）

DITAIJIAO (WANJIEPIAN)

纳兰初晴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刘 艳

装帧设计：意书坊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h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38 字数：806千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8858-3

定价：5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五十三章	废后风波
第五十四章	生死相逢
第五十五章	甘之如饴
第五十六章	双剑合璧
第五十七章	雪域之城
第五十八章	公子宸月
第五十九章	我不稀罕
第六十章	生死之局
第六十一章	双王齐聚
第六十二章	含恨求死
第六十三章	傀儡婧衣
第六十四章	情义两难
第六十五章	你在骗我
第六十六章	等我回来

001
015
029
044
059
075
087
103
119
133
150
165
179
196



第六十七章 绝世之痛
第六十八章 凤台囚凰
第六十九章 文昭皇后
第七十章 我回来了
第七十一章 一世深情
番外 宛如我心

210
241
258
272
287
298



第五十三章 废后风波

一向冷清的宫里，因为两个孩子的到来变得热闹了起来。

瑞瑞很快和熙熙混熟了，老是跟在熙熙后面打转，屋子里追着玩累了就直接坐到地上，夏侯彻怕地上凉了，让宫人将素雪园和皇极屋的屋里都铺上了地毯，由着两人玩累了在地上打滚。

大约是因为一举得了两个儿子，一向面色沉郁严肃的夏侯彻眉眼间都是笑意飞扬，一下了早朝便道：“朕先去素雪园看看。”

“是。”孙平笑着应道。

昨个晚上不是看到两个小皇子都睡了才回来的，这一早起来就念叨，还真是一会儿都放心不下。

夏侯彻只带了孙平和几个宫人过来，还带了些让人一早从宫外买回来的新鲜玩意儿，一进了园子熙熙正乖乖坐在桌边吃饭。

“瑞儿呢？”夏侯彻道。

苏妙风无奈笑了笑，道：“还在床上呢。”

夏侯彻皱着眉头进了内室，屋子一团乱，床上的小家伙光着膀子又是蹦又是滚的，就是不肯让紫苏穿衣服，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臭小子，你给我出来！”紫苏捡起被他扔下床的衣服，朝着钻进被子，躲在床角的人叫道。

小家伙探出头来咯咯直笑，就是不肯听她的话。

夏侯彻走近床边站着，朝紫苏道：“罢了，朕给他穿吧。”

说罢，坐上床长臂一伸就把藏在床角落里的小家伙给拎了出来，瑞瑞被人抓住就立即咯咯地笑出声来。

他接过紫苏递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给他穿上，小家伙又要往床上爬，却总是被人抓着爬不过去。

紫苏可是气坏了，瞪着他便训道：“你个臭小子太坏了，在你娘跟前就撒娇，在我们跟前就知道耍赖。”

夏侯彻手上的动作微滞，漫不经心出口问道：“他很听她的话？”

“那当然，在他娘面前可乖了，起床自己就爬起来了，睡觉只要他娘在跟前，一点都不吵的，可一到别人带着时，什么毛病都出来了。”紫苏喋喋不休地数落道。

一想到昨天夜里又哭着叫他娘，一两个时辰都闹着不肯睡觉，可是把她们给折腾惨了。

夏侯彻没有说话，只是薄唇无声地扬了起来。

好不容易给他穿好了，小家伙伸着小手望着紫苏，叫道：“秋，秋……”

夏侯彻皱了皱眉，不知道他是在说什么。

紫苏走到一旁，给他将一个小圆球拿了过来，“给你。”

小家伙接过就欢喜地抱在怀里，爱不释手的样子。

夏侯彻给他穿好了鞋，小家伙自己下了地就抱着球出去了，夏侯彻跟了出去，抱着他在桌边坐下，紫苏让宫人把他的早膳给送了过来。

苏妙风抱着熙熙，瞅了一眼他的饭失笑道：“他还真是喜欢圆东西。”

紫苏给瑞瑞擦了手，才把剥好的鸡蛋黄递给他，然后坐在边上给他吹着饭团子，吹凉了些才放到他面前的空盘子里。

饭团子不大不小，小家伙一手刚好能抓住，自己拿着就往嘴里送了，根本不需要别人喂。

“他就这怪脾气，刚过周岁的时候能吃米饭了，怎么都不好好吃，公主就教我们做了饭团子，调了味，把萝卜切了煮熟了拌在一起捏成团子，他就肯吃了。”紫苏一边说一边不由得好笑。

熙熙觉得好奇，直愣愣地盯着啃饭团子的瑞瑞，眼睛都不眨一下。

瑞瑞啃完了手里的，接过紫苏递来的第二个，送到了嘴边没吃，伸着手递给熙熙，熙熙愣了愣就伸着手去接，只可惜手太短了隔着桌子拿不到。

苏妙风抱着他起身，他这才从瑞瑞手里把饭团子接了过去。

瑞瑞手一空，伸着小手便冲着紫苏道：“饭饭，饭饭……”

夏侯彻一低头看着他脸上沾的饭粒，无奈笑了笑，伸手给他拿掉了，小家伙抓着饭团子不一会儿又沾了一脸的米饭。

熙熙看他吃得香，也抓着啃了一口，兄弟两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起吃饭，画面着



实有趣。

两个小家伙吃完了，就自己下地玩了，熙熙很好奇瑞瑞一直抱着的球，好几次伸手问他要，小家伙就是舍不得撒手。

紫苏一向心疼熙熙，蹲下身劝道：“瑞瑞，把球给哥哥玩一会儿好不好？”

瑞瑞自己抱着，道：“娘娘的……”

紫苏知道他的怪脾气，只要是他娘给他的东西，就不喜欢给别人，于是抱着瑞瑞道：“没关系，一会儿咱们做个新的。”

说着，带着他去拿了夏侯彻刚拿过来的新玩意儿。

瑞瑞伸着脖子看着这边，似乎也有些想玩，抱着球又跑了过来。

熙熙看着他，把自己手里的东西给了他，瑞瑞接过去也把自己的球借给他玩了，一派乐融融的画面。

“嘿，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了？”紫苏笑道。

熙熙在夏侯彻脚边拿着球滚来滚去，玩得很是高兴，球一下滚远了，瑞瑞也放下手里的东西跟着去追，一边追一边笑。

夏侯彻坐了一阵，便起身回皇极殿，冲熙熙招了招手，“懿儿，跟父皇去外面玩。”

熙熙倒也听话，自己就跑过来了。

紫苏收拾了东西，准备抱瑞瑞一块儿过去，谁知小家伙仰头看着熙熙被夏侯彻抱得高高，伸着小手也要一起玩，不肯让她抱了。

夏侯彻只得蹲下身，左手把另一个也一并抱起了。

“走喽！”

瑞瑞欢喜地咯咯直笑，抱着他的脖子。

“下午他俩就在皇极殿了，等晚上朕再送过来。”夏侯彻一边说着，一边抱着两个小家伙出了门。

紫苏长长松了口气，虽然带着他们很有意思，可是要照看两个，还真是累得不行，想来夏侯彻是想跟孩子多培养感情，这样也好，她也能稍微歇一会儿。

“若是有事，奴才再过来通知你们。”孙平说完，方才带着宫人跟了出去。

外面下着小雪，熙熙伸着小手在接雪花，瑞瑞却是仰着脖子张着嘴去接着吃，夏侯彻腾不开手，叫他也不肯听。

孙平小跑着过来挡了雪，“我的小祖宗，这哪是能吃的东西。”

熙熙接了雪花，伸着小手要给瑞瑞，可是在手里一会儿就化了。

瑞瑞也学他伸着小手去接，接住了就伸着手喂到了夏侯彻嘴边要他吃，让跟在边上的孙平哭笑不得。

夏侯彻无奈低头，往他小手上凑了一下，唇上一片冰凉。

他这么一干了，熙熙也跟着有样学样，接着了也要他吃雪。

好在，皇极殿已经到了，夏侯彻将两人放下来，瑞瑞拉着熙熙就要往雪地里跑，夏侯彻追上去拉住了熙熙，走在前面的小家伙已经扑到了雪地里，欢喜得又是爬又是滚的。

他看他玩得开心，不忍拉他回来，又担心一会儿冻着了。

“孙平，让他玩一会儿就抱进来。”

说罢，先拉着熙熙进了屋内，他身子弱，哪能跟那一个一样地去雪地里打滚。

瑞瑞穿得圆滚滚的，爬起来走了两步就滑倒了，把孙平着实吓了一跳，跑过去却是看到他倒在雪地里咯咯直笑，好玩得不得了。

可是，身上穿得太厚了，想要再起来费了好一番力气也没爬起来，孙平上前扶着他起来了，他又故意自己倒下去。

好不容易把他扶着站起来了，他却手里抓着一把雪就要往嘴里送。

“这个可不能吃……”孙平连忙将手扳开，把雪给他拍掉了。

屋里，熙熙在暖榻那里，趴在窗口看着外面雪地里嬉戏的人，小脸绽起笑意。

夏侯彻坐了一会儿，看他还趴在窗口看，起身过来瞧了一眼，看到外面在雪地里疯跑的小家伙，不由得想他娘那么怕冷，也算是性子喜静的人，他也没这德行，怎么这家伙就没一刻消停的时候。

雪越下越大，他冲着外面的人叫道：“带他回来。”

孙平听到声音，这才拍去了瑞瑞一身的雪，抱着他往暖阁去。

小家伙进了门迈着小短腿跑到了夏侯彻跟前，笑嘻嘻地拉他的袖子，夏侯彻蹲下身看着：“怎么了？”

瑞瑞笑着伸手，竟是抓了一把雪回来递到了他嘴边要他吃，他真不知是该气还是该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小手，将他手里的雪接了过去搁到桌上，给他呵着气揉了揉。

他直到看着他们兄弟两个凑在一块儿玩了，这才起身回书案边去批阅折子，不时抬头看一看暖榻上玩耍的两个小家伙，只是总不时地想着，如果她也能在这里，该有多好。

午膳的时辰，紫苏给他们做好了吃的送了过来，熙熙吃饭倒是乖巧安分，瑞瑞却是吃一口又跑开了，然后好半天了又跑回来吃一口，怎么叫都不听。

孙平只能一回又一回地将他拉回到桌边吃饭，结果他又钻到了桌子下面不出来，夏侯彻伸手将他从下面拎了出来，结果刚喂着吃了两口，他又要下地去跑。

“你还真是没完了？”紫苏瞪了他一眼，念叨道，“在娘胎里就不安分，出来了更不让人省心。”

夏侯彻目光微震，沉吟了片刻问道：“孩子出生前，你在玄唐？”

紫苏一边喂熙熙吃饭，一边说道：“我没在，后来听沁芳姐说的，说这家伙在娘胎里就闹腾，天天晚上不肯睡觉，扰得他娘也睡不着，原以为是只有他一个的，哪知道先生出来的却是熙熙。”



这世上双生子并不多见，所以她见了他们才这么喜欢。

夏侯彻短暂的喜悦过后，眼底却泛起落寞之色，虽然这两个孩子已经回到他的身边，可是他错过了他们太多重要的时刻，这样的遗憾，他这一生也难以再弥补给他们。

“我听说，六七个月的时候，公主老是半夜像个老鼠一样到厨房里翻吃的，肯定都是这臭小子害的。”紫苏笑着说道，瞥了他一眼。

夏侯彻抿唇失笑，很难想象她那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这臭小子会走了，就老是捡些奇怪的东西回来，给他养了只小兔子，他去喂兔子吃草，都能自己坐在一块也拿着草吃。”紫苏越说，越是兴奋，继续道，“还喜欢把红红黄黄的树叶捡回去给他娘，凤凰台有个果园，一到秋天他就特别喜欢去那里，也就是从那里喜欢甜葡萄的，所以刚开口说话，到现在就学了三句，娘娘，果果，饭饭……”

瑞瑞一顿饭，喂他吃了近一个时辰才吃完，紫苏将个食盒留了下来，有已经剥好的甜葡萄，还有刚做的小糕点。

“这些留着，等过一两个时辰再让他们吃，这个小糕点入口即化的，公主和沁芳专门做出来给瑞瑞吃的。”紫苏说着，将食盒交给了孙平收着。

“难为紫苏姑娘，如此细心准备了。”孙平道。

紫苏望了望又凑在一块儿玩的兄弟俩，说道：“记得给他们喝水，我回去睡觉了，昨天被那臭小子闹腾得大半夜才睡。”

“行，你路上慢点。”孙平将人送了出去，一回来就看到里面父子三个就不由得好笑。

熙熙趴在夏侯彻背上玩，瑞瑞则站在边上一直拉扯着他腰间的玉佩玩，拉了一会儿扯不下来，也跟着要往龙椅上爬，夏侯彻顺手把他拎了上去，结果两个小家伙都在他背上爬着玩。

孙平端水过来，喂两个人喝了水，道：“皇上，两个小皇子该午睡了。”

夏侯彻搁下手头的事，拉着还玩闹不休的两个小家伙准备哄他俩睡觉，结果一个也没哄下，不由得头疼地抚了抚额。

“对了，紫苏姑娘留了什么故事书，说读给他们听的。”孙平想起方才紫苏和食盒一起交给他的书，连忙去拿了过来。

夏侯彻接了过去，书面上写着，宝贝的故事书。

那笔记，是他再熟不过的。

他翻开瞧了瞧，里面也都是她的笔迹一字一字写出来的，故事简单温馨又充满童趣。

瑞瑞瞧见他拿的书，伸着手就要拿，“娘娘的……”

夏侯彻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微笑道：“乖乖坐好了，我们就讲。”

熙熙乖乖地在他边上坐着了，倚在他的身上，兴奋地等着。

瑞瑞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了望他手里的书，又望了望他，然后一屁股就坐在了他脚边

的地上……

夏侯彻笑了笑，翻开书声音温和地给两个小家伙念，熙熙听着听着就渐渐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瑞瑞却坚持着听完了。

他心情复杂地合上书，低头一看坐在脚边的小家伙，也抱着他的腿睡着了。

他将熙熙扶着躺下来，这才弯腰将坐在地上的小家伙给抱了起来放在宽敞的龙椅上，接过孙平递来的毯子给两人盖好了，看着两个孩子香甜的睡颜，伸手拿过搁在桌上的故事书。

她在孩子被送走孤身去寻他们回来，她给瑞瑞做布球，给他做饭团子，给他一字一句地写这故事书，从紫苏偶尔的话语中也知道，她是有多么疼爱这个孩子……

他怎么就忘了，她就是那样的人，真正想说的话从来不会说出口，而说出口的话也从来不是她心中真正所想……

可是一直以来，他只看到她的无情冷硬，却根本不曾想过自己的一意孤行，让她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两个孩子一睡下，原本喧闹的皇极殿也跟着安静了下来。

孙平到书桌边换茶，侧头瞅了一眼夏侯彻边上还睡着的两个孩子，笑着说道：“这仔细看，大皇子倒是像娘些，小皇子那眉眼简直跟皇上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夏侯彻闻声也侧头看了看，薄唇勾起微微的笑意，在见到他们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样两个儿子。

一个像他，一个像她。

只可惜，孩子回到了他的身边，她却又不在。

瑞瑞翻了身，踢开了盖着的毯子，手脚都搭在了熙熙身上。

夏侯彻回过神来，伸手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脚放回去，以免压在熙熙身上会让他睡不安稳，好不容易才将他手脚拉开了。

这几日，看着这两个孩子，他似乎突然之间想明白了很多事，自己口口声声说着爱她，想要和她在一起，可是他却还未真正懂她。

他爱她，他要她离开玄唐，离开她的亲人故土，离开她原本的一切跟他在一起。

也许那些人，那些东西在他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她而言却是难以舍弃的，而他要她舍弃这一切，根本就是给她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若是她真能舍下那一切，那她也就不是她了。

他恨她的无情冷漠，可她却一直在以她自己的方式坚持着自己所能坚持的责任与信念，尽管他恨透了她那样与他背道而驰的坚持。

他总是忿恨着那三年自己倾心相付，她却无情无义，他希望那三年，她是如他深爱她这般深爱着自己，可是又何曾去想过，如果那时候她真的对自己动了心，那三年她过得又是何等的痛苦？



即便是他自己，若是早知道身边的人是他一直要杀之而后快的仇人，他也绝不可能爱上她，而那个时候，她一直都知道他是谁，一直都知道他日日夜夜地在盘算把她找出来杀死，天天面对着这样的他，她又怎么敢动心，怎么敢爱他？

她有动过心的，可也是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摧毁了她萌动的心意，就在他一次又一次要杀了玄唐长公主时，就在他一次又一次要把她身边的人赶尽杀绝的时候……

瑞瑞睡眼惺忪地坐起来，看着坐在边上的他愣了愣，然后小嘴一扁，眼中缓缓就涌出泪花，“娘娘……”

夏侯彻搁下手头的事，连忙将他抱了起来，看了看还在睡着的熙熙，嘱咐了孙平一句，抱着他快步出去了。

瑞瑞来了这里好几日了，可是每次要是睡觉前，或是睡觉醒来看不到他娘就会大哭……

他哄了半晌还是没哄住，看到外面的雪停了，便将他抱了出去，一边拍着他的背安抚，一边念叨着，“再等等，父皇一定给你把你娘找回来……”

父子俩在雪地里走了好一阵，不知不觉就到了碧花亭附近，瑞瑞哭得没那么厉害了，只是还趴在他肩头不停地抽噎着。

夏侯彻抬手擦了擦他脸上的泪珠子，带着他绕着湖边一圈一圈地走着，就如当年他背着她在这里走过一样……

瑞瑞渐渐安静下来了，没有哭闹，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

宫人冒着雪跑来，禀报道：“皇上，原大人回来了。”

夏侯彻抱着瑞瑞往回走，快步进了皇极殿暖阁，原泓坐在暖榻上逗着刚醒的熙熙，抬头一看抱着孩子进来的人，总有些忍不住发笑。

一直以来，这个人手里拿刀拿剑都让人觉得挺顺眼，猛一看他抱着个孩子，这画面实在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信送过去了？”夏侯彻急切地问道。

原泓从袖子里将信掏出来，递给他道：“你从北汉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丰都了，也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连姓萧的也没告诉一声。”

“走了？”夏侯彻剑眉一沉。

“嗯。”原泓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沐烟说大约是去追查冥王教的事了，她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的事，只怕是找傅家的人报仇去了，也可能是去帮姓萧的找另一半解药去了，她带回去的解药只解了那人身上一半的毒，半年之内要是拿不到解药，也一样会死。”

夏侯彻紧紧攥着手中的信，全然没想到，她已经离开了丰都。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原泓直言问道。

相识多年，他很清楚，以他的脾气，知道了这些不可能还在这里待得住。

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再阻止他与凤婧衣也没什么意义了，索性便也不再做那些多余的事了。

再者，冥王教一天不除，这两个孩子只怕还是有危险的。

夏侯彻沉默了好久，道：“如果，我将这两个孩子托付给你，你能让他们毫发无伤直到朕回来吗？”

虽然他舍不下两个孩子，可是他更希望当她遇到困境的时候，在她身边的人是他，而不是萧昱。

也许以前是他，但以后只能是他夏侯彻。

“只要你能活着回来，我就能让他们毫发无伤。”原泓望向他，神色认真而坚定。

说起来，这两个孩子几番遇险，他和姓容的都有责任，如今保护他们也是应当的。

只是他更担心，冥王教的势力太过庞大，而他们也了解不多，贸然前去，无疑是艰险重重，纵然是一向无往不胜的他，他也忍不住担忧。

“你最好说到做到。”夏侯彻沉声道。

原泓顺手接过他怀里的瑞瑞，念叨道：“来吧，两个可怜的家伙，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个都丢下你们跑了，还是跟着干爹我吧……”

夏侯彻瞪了他一眼，转身到了书案边写下密旨，交给孙平道：“差人送到方湛那里，要他见旨意立即回京。”

“是。”孙平接过，连忙出去安排人快马送出宫。

“你把他带去，你就不怕他公报私仇，暗中使绊子杀了孩子他娘。”原泓抬头瞥了他一眼道。

因为方潜的死，方湛对玄唐皇室一直怀有敌意，跟着他去救人，还是去救玄唐长公主，心里自然是不甘心的。

“有朕在，他还没那个胆子。”夏侯彻道。

“要是玄唐那皇帝，趁着你不在的时候造反怎么办？”原泓问道。

若是以往，肯定二话不说地往死里打啊。

可现在好歹那也算是皇亲国戚了，是这两个小家伙的亲舅舅，要是把他杀了，回头凤婧衣再恨上他了，他又回来找他麻烦了。

所以说，凤婧衣那女人是个祸水，是个大麻烦，沾上了就是无尽的麻烦。

“不取他性命便是。”夏侯彻道。

若非是看在她的分上，就凭他把两个初生的孩子送走，让她遭了那些罪的事，他也容不得他。

可是，因为她，他愿意退让，愿意容忍他本不愿容忍的人和事。

“好。”原泓爽快地点了点头，意思就是只要不杀了，教训一下也是可以的。

夏侯彻望了望榻上玩耍的两个孩子，沉默地走回了书案边，落笔迅速地写着什么，然



后交给了孙平，“将这几封密旨送出去，三天之后这上面的人，朕要在承天门看到他们。”

既然要对付的对手非同小可，他要带去的人也必须要是非同一般的人，召回京中的人都是好多跟着他身经百战的人。

原泓陪着两个孩子玩，背对着忙碌的人念叨道：“你一甩手走了，就不怕我趁着你不在谋权吗，这可是大好时机啊。”

“一个连早朝都睡懒觉的人，你要谋什么权？”夏侯彻没好气地哼道。

原泓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他也就是那么没志气的人。

三天后，各地接到密旨回京的将领都入了宫，方湛也跟着回来了。

夏侯彻夜里等到孩子睡了才动身走的，原泓陪他从素雪园前往承天门准备起程，一边走一边道：“从丰都回来的时候，我留了人跟着沐烟，估摸着她和隐月楼会找到凤婧衣，要是有消息，我会让人通知你。”

“多谢。”夏侯彻道。

“你要真谢我，就自己活着回来，抱得美人归，也不枉我留在这里给你又带孩子又守江山的。”原泓道。

他只怕，这一去即便他再找到了那个人，以凤婧衣的秉性也难以跟他回来，况且还有一个萧昱，人家才是她名正言顺的丈夫。

横竖他这情路也是够坎坷的，他也就不跟着再添堵了。

虽然他是有些看不顺眼凤婧衣那女人，不过看在那两个孩子的分上，他要带回来也没什么，反正跟着过日子的人又不是他。

夏侯彻瞥了他一眼，道：“朕回来了，可以给你放一年假，带俸银的。”

“可以休一辈子吗？”

“天还没亮，别做梦了。”夏侯彻冷哼道。

他当年费了那么多功夫，才让他拉入朝为官，哪能随随便便又让他闲着。

“其实，要是凤婧衣那女人还是不识趣，你就看开点吧，反正现在儿子也有了，苏妙凤做后娘也没什么不好，你就别老跟个跟昆虫似的，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别尽做些有失身份的事，让我们这些身为大夏臣子的都怪没面子的。”原泓笑着劝道。

夏侯彻脚步一顿，冷冷地瞪着他，“朕怎么越来越发现，你这张嘴长得那么不顺眼呢。”

“我这是忠言逆耳，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凤婧衣那女人也一样，你俩再这么折腾上几年，她都成明日黄花了，还追回来有什么用。”原泓毫不客气地继续说道。

夏侯彻懒得理会他，到了承天门接过孙平递来的缰绳上了马，扫了一眼两人道：“皇宫里外我都布了守卫和暗卫，你们别让孩子出宫就是。”

“行了，走你的，最好早去早回，否则等你回来，你孩子该叫我爹了。”原泓颇为得

意地说道。

“真有那时候，朕回来第一件事，就会让你彻底消失。”夏侯彻冷冷扫了他一眼，一掉头出了宫门，与候在外面的人会合。

原泓和孙平站在承天广场内，看不到外面的人，只听到阵阵马蹄如雷，渐去渐远，最后彻底湮灭在了夜色中。

“这去了，还能回来吗？”孙平担忧地叹道。

这些年一直在追查冥王教的事，可也没追查出什么头绪来，可见这是个万分棘手的对手，不管是皇上，还是那个人，哪一个有了闪失，可怜的就是这两个孩子了。

“他会回来的。”

他的儿子还在这里，他要的幸福已经唾手可得，他怎会舍得。

北汉，丰都。

请旨废后的风波并没有因为凤婧衣的离开而平息下来，反而愈演愈烈，朝臣纷纷在乾坤殿外长跪不起，更有甚者上奏若不废后，便辞官归隐。

只是萧昱初登大位，朝中许多事情还不曾稳定，只好让双方僵持下来。

一方坚持不肯废后，一方坚持不肯退让。

因着凤婧衣的离去，沁芳也从凤凰台回到了宫里，午后煎好了空青开的药，带着宫人准备送往乾坤殿，却与入宫探望高太后的灵犀郡主不期而遇。

虽然对她没什么好印象，但身为奴婢，礼数还是不可少的。

“见过郡主千岁。”

灵犀郡主与几位族中贵女停下，笑意难掩嘲弄之意，“哟，这不是皇后娘娘身边的沁芳姑娘嘛，听说皇后娘娘走了，怎么没带上你？”

“皇后娘娘自有要事，奴婢跟在身边只会碍手碍脚的，不便同行。”沁芳回道。

“听说，你家主子在大夏做皇妃的时候，你也是跟在身边的，她如今到底是去办事了，还是没脸再待在北汉，回去投奔旧情人去了？”一个年轻姑娘掩唇笑语道。

沁芳咬了咬牙，道：“不知说话的是哪家的千金，皇后娘娘到底还是皇后娘娘，这样冒犯的话，就不怕传到陛下耳中吗？”

“若不是因为皇后的丑事，陛下如今哪会这般烦忧。”那人说着，指了指远处乾坤殿外雪地里跪了一地请旨的朝臣们，“这些，也都是皇后娘娘造成的，她若是识趣，就自己不要再回来丢人现眼才好。”

灵犀郡主没说话，只是望了望乾坤殿外还跪着的一众朝臣，近日已经接连有人病倒了，陛下却一直没有松口，再这样僵持下去，也不知结果会如何。

“真不知道有些人一天是想些什么，陛下的家事也要插手，陛下与娘娘数十年的感情，也不是有些人逼着说断就断得了的，即便退一万步讲，这跪着的众位大人逼着陛下废了

后，陛下的皇后就会是你们吗？”沁芳笑着问道。

灵犀郡主闻言，秀眉微沉，“即便不是我们，也不能是她这样不干不净的人。”

“那也比有些人心不干不净的好。”沁芳懒得纠缠，不等对方叫自己起身，便道，“若是没什么事，奴婢该送药去乾坤殿了。”

“你……谁叫你起来的？”之前说话的那女子道。

沁芳不耐烦地看了一眼，道：“奴婢是跟着皇后娘娘来宫里的，是玄唐人，不是北汉百姓，你要教训，也去问问陛下和皇后娘娘，若是他们应下了，奴婢再来聆听训诫。”

说罢，带着宫人快步走了。

高家和武安侯府那里费尽心思地煽动朝臣要陛下废后，还不是想把灵犀郡主扶上后位，莫说陛下与主子多年感情不会下那样的旨意，即便真有那么一天，谁又会去立这样一股势力背后的人为后。

说是请旨废后，可闹到如今的地步，跟胁迫又有什么两样。

一进暖阁，便听到里面传出阵阵咳嗽声，她连忙端着药赶了进去，“陛下，药好了。”

空青站在边上把了脉，道：“你本就大伤初愈，一直这样心有郁结，很难好。”

萧昱接过药碗一饮而尽，嘲弄地道：“看着外面那一个个，朕心情能好到哪里去。”

凤婧衣孤身离开凤凰台，至今音讯全无，外面这一个个又想尽了办法要逼着他废后。

只是如今，朝中的事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空青也一直没有查到阿婧的行踪，他便是去找，也不知该去往何方。

北汉这么些年一直追查着冥王教，不说有多深的了解，起码也是知道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对头，北汉和大夏这些年交手也没占得什么好处，她和隐月楼即便找到了又能有多大的胜算。

空青收了药箱，扫了一眼堆了一桌子的折子，声音平淡地说道：“这些人闹成这样，无非是想换个皇后让自己或自己家族的前途更好点，可有时候人太贪心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不定鸡飞蛋打什么都捞不着了。”

萧昱闻言望了望他，道：“你倒是看得通透。”

“带头闹腾的也就那么几个，不废后就要辞官归隐，那就赏他一亩三分地，成全他好好安享晚年。”空青道。

“崔英，把高太尉最近上奏的折子都找出来。”萧昱道。

崔英吩咐了宫人去拿，自己上前回道：“陛下，前日高太尉在外面跪着病倒了，这两天在府内休养呢。”

萧昱一边提笔写着旨意，一边道：“这道圣旨，明日朝会之后，便到太尉府宣了吧。”

崔英站在边上，看着黄帛上落下的一字一句，担忧地问道：“高太尉毕竟为官数十

年，又是太后娘娘的生父，皇上下这样的旨意，只怕会招人非议？”

“如今非议朕的还少了？不差这一桩。”萧昱说着，盖上了玺印交给他道，“他毕竟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这一病身体怕也不怎么好了，带上太医好好给他看看。”

原本，高家他也不想再多留的，如今是他们自己一再不肯退让，也怪不得他不念情面。

他若今日被他们逼着下了废后诏书，他日还不得被他们逼着下退位诏书了。

“是。”崔英应声道。

“那些在丰都散播谣言的人，也都有人盯着吗？”萧昱问道。

“一直让人看着呢。”崔英道。

萧昱点了点头，道：“明日朝会之时，将他们都给朕带进宫来。”

他们所说的是有真话，可却万万不该被人安排着说出这些话来。

“这……”崔英有些为难地望了望他，道，“宫外的人放进来，若是有不轨之徒，只怕不好收拾。”

“无碍。”萧昱微微摇头道。

崔英收起写好的圣旨，没有再多问什么，不过想来到了这一步，他也是不打算废后的。

他带着宫人出了乾坤殿，看着雪地里还跪着的朝臣们，道：“各位大人，这天儿也怪冷的，都先出宫回府吧，省得再伤了身子，皇上说了明个儿朝会，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跪了一地的大臣们相互望了望，为首的武安侯追问道：“崔公公说的话，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的，侯爷和众位大人都先回府歇着吧。”崔英道。

武安侯一起来，后面的人才纷纷起来了，大约是跪得太久了，好些个都站不稳了。

“崔公公可知，陛下是什么意思？”武安侯询问道。

一直僵持了这么些天，陛下也没下任何旨意，今日突然说要交代了，他一时也摸不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若是能知道一二，也好有个应对之策。

“这个陛下倒是没说，只说了让众位大人先出宫，明日朝会再议。”崔英道。

“那陛下这两日可是有什么异常举动？”武安侯继续追问道。

崔英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略一沉吟，说道：“只是收到皇后娘娘留下的一封信，近几日面色不怎么好的样子。”

“崔公公可知是什么信？”

“这哪是我能看的，不过大约不是什么好事。”崔英面色沉重地叹了口气，道，“当年先帝本就反对立玄唐长公主为太子妃，陛下执意而为，如今……”

武安侯听了，不由得思量了一番，待再要追问，一抬头才见崔英已经带着宫人离去

